



情何以堪

QING HEYIKAN

2006架空历史·长篇巨制

晋江文学网特别推荐

网络点击量突破10,000,000

姒姜◎著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情何以堪

QING HEYIKAN

姒姜◎著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何以堪 / 姒姜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6.10

ISBN 7-80228-166-0

I. 情... II. 姒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7687 号

情何以堪

作 者: 姒 姜

策划编辑: 钱 丽

责任编辑: 刘春梅 李 林

绘 图: 李 堃

装帧设计: 80 零·小贾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940mm × 650mm 1/16

字 数: 220 千字 印 张: 16

版 次: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28-166-0/I · 041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拟姜

偏好古风，自以为学得三分，半桶水
便出来晃荡。一直觉得人生并不单纯，
种种情感贯穿，如此人生，
使得每一种情感已不纯粹。
既已无所谓纯粹，那也不必苛求，
入世，是一种激情也是一种忍耐，
当忍耐不下去时，自我解嘲，然后继续。
薄薄酒，胜茶汤。粗精布，胜无裳；丑妻恶
妾胜空房。五更待漏靴霜。不如三伏日高
睡足北窗凉。珠襦玉柩万人祖送归北恨。
不如悬棺百结独坐负朝阳。生前富贵，死后文章。
百年瞬息万事忙，夷齐盗跖俱亡羊。
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亡。

第一章

马车缓缓行在前往凌州的官道上。道旁古木森森，不远处还有一条细流由东而来至放秋山折向西南。路上很静，虽有一队将士护送，却无人说话，是领队人军纪严明，抑或是军士不敢逾越？

想来也有些不通吧，我看了看我的同伴们。我、燕巧、修月、拘缘、张烟、虞靖、秋航，七个土疙瘩，名不见经传的黄毛丫头而已。居然会有一支军队来护送我们，而我们亦将进入王府，说老实话，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。

三日前，有一名相当艳丽的女子来到蒙乾镇，说是要找水先生。当时我们七个正忙着做师傅交待下来的课业。

没错，水睿水先生就是我们的师傅。其中修月最大，平时很温和，但因为入学最早，她身上总有些让人敬服的气质。接下来就是张烟、虞靖、秋航三个，拘缘是大家小姐，自从知道了她的身份，我对师傅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。能让秦家将小姐送来念书的人，一定是非常有学问才可以的，因此，一开始的勉强也成了欣喜。燕巧与我是最晚入学的，但也有七年了，虽然平时最是调皮懒惰，对于师傅却极为尊重。当然，对我而言，得除了他打我手心

的时候。

师傅平时不大与人来往，连去我们几个学生的家都不肯。所以，这次有人来找他，我们都觉得很奇怪。

那天之后，师傅做了许多在我看来很古怪的事。他带着我们回了趟家，并和我们的父母关在房里谈了半天。当爹妈从小屋里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分明看见他们的眼眶微微红肿，却极力掩饰着笑着拉我的手。在回身之际，我隐约瞥见师傅向来清冷没有情绪的眼中流露出一丝叹息。

“一人侯门，性命最为要紧！……是我自私，但也只有你可以……”师傅哽咽的语声让我觉得不安。第一次看到师傅如此，也是第一次看到师傅的无力，还有一种我无法看透的悲悯。是我，还是我们？为什么可以的人是我？

我放下车帘，马车上，几个人都有些神伤。毕竟是第一次离家，而且去的还是全然陌生的凌州，离乡背井不知前程如何。而我却还背着另一重忧虑，师傅的话让我异常困惑。性命最要紧，难道前途有着怎样的危险么？

而六爷，召我们来的人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看着凌州城的城墙，



那种不安的感觉更强烈了。

终于到了凌州，十天前安排我们上凌州的艳丽女子也跟着来了，拿腔拿调地让我们立刻到榭苑住着。因看不过那种下马威式的抢白，我们与她起了争执，成了敌人。依那女子八面玲珑的手段，我们前途堪忧。

而凌州……想起这个，我心中又是一沉。以前，师傅常常让我和虞靖做些军事战略谋划，我每次都在对决中输给虞靖，但我每每都挨师傅的打，原因却不为这个，而是因为我这个或那个的疏漏。直到三天前，师傅才告诉我，我和虞靖平时的课业是为了今天做准备。这意味着什么，我不是很清楚，而且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师傅单单把这些告诉我一个人？

我又向前看了过去。往榭苑去的已非那种上等马车，而是一队仪仗，气势恢宏，让人气为之夺，神为之眩。但于我，留心的却不是这些，而是那名把我们接来此地的艳丽女子——栖华。她的眼里除了那份盛气凌人，还有一种极深的嫉恨。我忽然开始考虑一个一直被我们忽略的问题，或者是刻意被忽略的，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而来，以什么身份而来？

这个栖华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，又为什么那么嫉恨我们？我们的身份究竟给她造成了怎样的威胁，让她对我们如此怨恨？而六爷，究竟是谁？

第二章

在榭苑，我们一住就是一个星期。这一个月里，每日都有两个教习嬷嬷教我们学府里的礼仪，老实说，还真是苦不堪言，以至于我开始怀念师傅每月一次的小考。

“几位小姐还住得惯吗？”屋外传来栖华清亮好听的声音，但我们已没有余力去应付了，甚至连头都没转一下。

栖华推开门进来，明眸一扫奄奄一息地倒在床上的我们，几不可闻地冷笑了一声，“哟！几位这是怎么了？”

我懒得与她周旋，却也不愿再招惹她，于是淡淡地应了声：“栖华姑娘有什么事？”这次的教习不用说一定是她指派来暗整我们的，抱怨只会让她看笑话。

栖华笑了，带着几分得意，“几位小姐不是一直想见见六爷么？”

终于要见正主儿了？我缓缓坐起身，与虞靖她们对视一眼。修月收起疲

色，温和而不失庄重地开口：“栖华姑娘的意思是六爷传召我们了？”

那一瞬的威仪明显地对栖华起到了震慑作用，让她不敢过于放肆，她正了正色，“是。几位跟栖华走吧。”

我们暗自叹气，强撑起疲惫的身体，随栖华出桦苑，上了那辆我们当初乘着入苑的华车，向着未知的命运迈开第一步。抬头望望天，微微有些阴沉，一如前程那般模糊与晦暗。这一程，我们都预料到了不平凡，但却不曾想过那是生与死的挣扎，是情与义的背弃，是绝望的无奈。

我们入内的时候，六爷正在堂里会客，客人不多，只有两个。

六爷，是一个极年轻极好看的男子，我从没见过像他这般品貌的。他端坐在首位，整个人流露出一种极清冷的月华般的气质，那么流畅、温雅，却冰冷，让看他的人痴迷却恐惧。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种恐惧的感觉，但在我，却从他幽深不见底的眼里感觉到一股寒意与……不安。

仅仅是一瞬间的对视，却让我有种憋闷到窒息的感觉。我们站在堂里，齐刷刷地向六爷施礼。

“见过六爷。”进退间还不算很局促，看来一个月来的苦训也并非全是折磨，大门大院里的规矩学一样是一样，如果你想活下去。

六爷并没有看我们，也没有说话，而是端起茶，毫不在意地用茶盖拨着盏内的茶梗。我们只能尴尬地跪在地上，时间似乎凝滞了，带着逼人的压迫。我一直低着头，但也明显感觉到了几道投射在我们身上的研判的视线。

“儒辉，为何我怎么瞧也瞧不出有一点道长说的那个意思？”如雪水初融，温和中仍让人感到一丝丝的寒冷，六爷终于开口了。

左边有个声音透着些无情，“六爷，七星只是一种声势，是与不是，何必太计较，只要让某些人相信就行。”

“言之有理。”六爷说得慢条斯理，顿了顿，又道，“那依你之见，七星该如何安置呢？”

我心中疑惑大起，“七星”是指什么？

“首先，七星不能死。”不知为何，这个无情的声音拉得很长，似有深意。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六爷，您还没有子嗣。”

全是不相干的话，却让我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

又一阵寂静，但这一次没有太久，六爷从首位站起，几乎是踩着我们的心





跳慢慢走到我们面前，“都起来吧。”语气中，透着一点隐约的淡淡的烦躁。

“谢六爷。”我们这才站起身，长久的跪姿让我的膝盖阵阵刺痛，吸了口气才忍住，看见燕巧眼里已有泪水打转。身不由己，我们在这里不过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。

听说你们都是水先生的弟子？”六爷语气清淡，这一次已没了那股烦躁，听在耳里很是舒服，像一个开明的主子在和煦地问话。

“回六爷的话，我们七个都承师傅授课。”修月仍是温婉有加，但声音里已有些微的颤抖。

“嗯，有几年了？”

“我们几个并不同时入门，我入师门已有十年，两年后师傅收了四个，学龄最浅的两个也快七年了。”我微微皱眉，修月这番话说得有些零乱，她很紧张么！

不过，六爷显然一点也没在意，“那你们都叫什么？”

“民女姜修月。”修月轻垂了垂睑，有一瞬间的妩媚，端庄的妩媚。我看得有些讶异，修月，居然也是可以风情万种的。在抬头看修月的时候，以至于对上了六爷浅浅的眼波——在看着修月时有种一闪而逝的兴趣。

“你呢？”“秦拘缘。”拘缘答的声音虽小，但颇有自信。

大概是走到张烟面前了吧，我只听到她抖得快听不清楚的声音，“民、民女，张……烟。”

“秋航。”

“燕巧。”听到这个声音，我差点就笑了，那么软奄奄的声音也只有燕巧才发得出来吧！

“虞靖。”她的回话里有一种傲气，让人激赏。我发觉六爷似乎也愣了愣。

之后就是我，我低垂着脸，不是不紧张的，却也觉得没什么好担心。声音自是我一贯的平淡，还带上一丝谦卑，“民女平澜。”

第三章

六爷唤来了一名秀丽清媚的女子，她浅笑着的脸与栖华有些相似。后来我们知道，她是栖华的姐姐，枕霞。府里一切内务均交由她打理，俨然是个管家。我暗自担心，我们得罪了栖华，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得罪了整个府里

的人？

她带我们去了一个小偏园，有个并不好听的名字，叫息园，据说是给客人休息的地方。我暗想我们的身份有那么高么？在刚才的大堂上，我们不配的。除非……我不敢往下想，那个呼之欲出的答案让人心惊。

“今晚各位就暂且住在这儿吧。”枕霞优雅地欠了欠身，不卑不亢又不失礼数。

“谢谢枕霞夫人。”老实说我们实在拿捏不准该如何称呼她，她较栖华年长，显然已过了嫁人的年纪，称呼姑娘不合适，但这一声夫人也……

她像是看穿了我们的局促，淡淡一笑，“叫我枕霞就可以了。”她看着我们七个，似乎还有话要说。果然，“我妹妹心眼狭小，各位不要与她一般见识才好。”

这句话说得我们不禁有些惶恐，秋航忙回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都是我们不好才……”

枕霞止住她，语气平和，“她那个脾气我明白，一定是她主动招惹麻烦，几位请多担待。啊！各位也饿了吧，请先歇歇，我这就叫厨房准备饭菜。”说罢，就带上门走了。

我终于力尽，坐倒在椅子上，浑身像被掏空了一样，暗想今后的日子只怕更难过吧。

虞靖露出了一丝凝重的神情，我凑过去，小声问她，“怎么了？”

虞靖朝前努努嘴，我看过去，入眼的就是四张神游的脸，我觉得有些奇怪，“怎么？”

“嗤。”虞靖轻轻嘲笑我，“平日事事通透的你居然会看不明白？”

也许是看见我的茫然，虞靖叹了口气，“也是。你到底还是小了几岁，再过一两年，你就明白了。”

我刚想开口说她，耳边却传来虞靖低低的浅吟，“平生不会相思，才会相思，便害相思……”她微闭着眼睛，清清浅浅的声音低沉又婉约，有一种扣人心弦的磁性。我从来没发觉虞靖竟也有这种温柔得几乎带着淡淡哀伤的一面。

那一瞬，我仿佛明白了一些东西，很隐约，却又呼之欲出，“你也……”

她闭上嘴，拢紧了眉，斜倚在床边，我和燕巧看着她，感觉到一点点的心酸在渗入。



几日后，枕霞带来了六爷的命令，修月、拘缘、张烟、秋航是夫人，我、虞靖、燕巧是陪嫁。那一瞬，我看见虞靖错愕的眼光，只一闪，就成了淡淡的悲哀与了然。修月淡淡地笑着，有一丝深深的让人看不透的情绪。

迎亲的日子定在两个月后，也就是八月初七。于是我们又都搬回榭苑，据说到时，她们几个的父母也会来。我不知道师傅会不会来，但我突然很想他，尽管心里有个声音说就算他来也一样无力，就像当初让我们走一样。

八月初七，正日子到的时候。拘缘、修月、张烟、秋航的父母都拉着自己的女儿在房里说着体己话。我与燕巧都很累，忙这忙那，然而无论怎样累，都及不上心中万一。

原本以为师傅的到来会解开许多束缚在我们七人身上的疑团，然而却并非这般。那晚与师傅的谈话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，那句句清冷无情的话扎得人刺骨的冷！

那时，师傅在椅子上坐了，转过脸看我，“你有什么话要问？”

“很多。”我老实地站在一边，就像以往一样。

师傅轻笑，但笑容里没有以往的温和严厉，有的只是一种很冷淡疏离的清光，有点、有点像六爷。我蓦然觉得师傅与六爷，竟也有着让人难述的相似的神气。

“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你最多只能问三个。”

三个？我惊讶于师傅的绝情，一时回不了神。

“怎么？嫌多了？”听他的口气似是不想再回答。

我忙道：“不是。”

师傅微微闭上眼睛。

我咬了咬唇，只能挑重要的问，“七星是什么意思？”

师傅没有睁眼，“那是一道神谕，六爷的命卦是要有七星守护才得大业。”

“七星是指我们？”我忆起那天那个人说的话，心渐渐往下沉。

“这是第二个？”

“不是。”我抬头死盯着师傅没有表情的脸，“我想问师傅，当初为什么要收我们为徒？”

师傅的眼睛动了动，却仍是没有睁开。沉默了会，才听到他冷冷的声音，“我是六爷的人，收徒有着什么样的考虑，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么？”

六爷，又是六爷，难道我们的一生都是为六爷量身打造的么？“那六爷

的考虑又是什么？”

师傅看着我半晌，终于还是叹了口气，“想不到居然是你，也该是你，我早就该想到了……”他忽地站起，“既然如此，那你听好了。六爷想获取天下。如今天下二分，但六爷却掌握着事关这二主性命的兵权。所以这个天下，只能取，不能让，你是七人里最长于史书的，这点道理你应该明白。”

“这又与我何干？”

师傅放柔了语气，一时间我以为他又变回了那个在镇上平心执教的师傅。“澜儿，你还没看明白么？到了六爷这里，便是将身家性命都与他联系在了一起。一活俱活，一死俱死。不止你们，还有你的父母亲人。”

“可是，可是他……”我忽然哽咽，因着心中那份惊惶，那份师傅隐约间透露出来的讯息。

师傅的语气更柔，“我知道，他立了修月、拘缘她们为夫人，却一点也没顾及大家的感受。但是别忘了，他是六爷。”师傅的眼睛眯了起来，有一丝丝的锋芒夺目而出，看得我有些心惊。“他必须为大事做好万全的准备，她们四个能产下子嗣自保有荣华富贵，若不能，也不会有性命之忧。”

“师傅，你在说谎。”我退开一步，眼神慢慢冷静下来，“七星只是个得天下的声势吧！若取得江山，不管有无子嗣，我们七个却是落人口实的隐患。试问天下有哪一个君王是靠着七个女子才登上江山的？当日的声势到最后只能灭势，有无子嗣只是一个借口吧？”

师傅看着我，沉默。

“当日离乡时的嘱托，居然可以这么快就变卦么？”我指控。

“天命如此，你想逃又如何能逃得了？”

“你是谋士，为何你不去助六爷？却要编派个七星的理由推我们入这道漩涡？”

师傅回头一笑，竟有点凄凉，“我很早以前就不是什么谋士了。不然我又为何要收你们为徒？”

“你既念念不忘六爷，为什么……”

“如今说这些又有什么意思！只是你们，只要你们能助六爷完成天下，我又有什么可遗憾的？”

“我们不是谋士。”

“你以为七星真的有七个么？哈哈哈哈……如果一切都是人为的，又为



什么非要七个呢？不，成大事者，一人足已。其余么，能生下六爷的子嗣也是好的。”师傅大笑着说，满是冷酷与绝情的味道。

我看着师傅大笑，没有问那个人是谁，或许不敢问，或许我已经知道，却不愿承认。

“怎么不问问那人是谁？”

我转过身，走出去。“我只有三个问题。”那一刻，我在逃避。

直到我走到中庭，才隐约听到身后有一句话细细清清地传来，虽然有些距离，我却听得异常清楚，“澜儿，你好自为之，有些事命中注定，有些人也注定要死，你又何苦自迷？”

我没有回头，因为脸上已淌满了泪，师傅，如果连师傅都是那般无奈与绝决，我还有什么能力去逃离这一切？晚风温温地吹来，有一张纸飞在我脚边。我拾起，藏入怀中。

回到房中，我展开在灯下，师傅苍秀的笔力就这么晃在眼前：

秋航：老于世故却流于琐碎。

拘缘：文采彰美，稍嫌于浮艳；个性贞刚，却失之好高骛远。

张烟：性率真而短于寡断。

燕巧：娇憨可爱而不失深刻，惟持身散漫终为一失。

修月：温婉有仪，举止合度，世事洞明，藏之于心。

虞靖：亲和敏达，机智明睿，吾门第一弟子也。

平澜：仁而善断，沉静详审，机谋深邃，大材也。惟可叹秉性重情，终为自苦。

我看了手不禁微微发抖，这是一年前，师傅的戏笔，难道……

第四章

师傅走了，临走时，我没去送，一是她们四个的事要帮着准备，另一层原因是不想再见他，抑或是不敢见他。师傅那晚的话里有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无奈与苍凉，我不是不明白，却只能误解，为他亦为自己。虞靖说我太无情，我笑笑，没有反驳。燕巧只是看看我，然后摇着头赶上她们的送行队伍。有些事情她们或许还是不知道为好，第一次，我开始觉得力不从心。

迎亲的喇叭开始吹起欢悦的调子。四个新娘都身着嫁衣，盖着红盖头，

由嫁娘陪着羞答答地走出来。

燕巧看着我，笑了笑，“师傅会祝福她们吧……”

我笑了，“当然了，她们四个跟了他那么久，怎么会舍得下她们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燕巧的声音里明显欢悦起来。

我在心底苦笑，转过头，看见虞靖有些迷离的眼神。于是，走过去，轻轻搭上她的肩，“你志不在此，何必轻易就陷进去。那里会埋没你的。”

虞靖明显地一怔，看住我，“你……”

我浅浅地看着她，“你想过的日子不是那样的吧？”顿了顿，我又接上一句，“六爷的心愿可能是整个天下吧……”

我看见虞靖的眼极亮地闪了一下。我知道，以她的个性和见识是不会甘于居在闺阁中的，要完成六爷的天下，师傅指的是她吧。

我不在乎六爷的天下如何，我只想每个人都可以活得长久一点。我不知道修月的心智到底有多高，但我不想让虞靖卷到里边。以她的心气和才智，她可以海阔天空，而不是囚禁在如此之小的四墙之内。

“走吧。我们这三个陪嫁，可得跟上迎亲的队伍。”我拉住虞靖的手，燕巧环住我的，跟在花轿后，重新步入大院。

一夜的热闹，拜天地，行夫妻之礼，再是敬酒。不过，我和燕巧还算好命，早早地便随着新娘子坐在东厢。听着外面的喧哗，还有杯盘交错的声音，我从袖里掏出两个苹果和几样小糕点，这是我在喜宴上偷偷拿的，为的就是这几个忍饥挨饿的新娘子。

见她们差不多吃完，我和燕巧也站起身。

“时候差不多了，我们也该走了。以后多记挂着点我们，我们可是陪嫁耶！”

“对啊，对啊，有好吃的好玩的，要记得我们哦！”燕巧跟着点点头。

“平澜……”修月深长的语气听来像是叹息。

前途如何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但此时此刻，我们还能够如此开心而无芥蒂就已让我心满意足。

我们退出东厢，将门带上。夜有些深了，但前厅仍然热闹，相反，内庭里却显得有些寂静。我就这么和燕巧走在庭院的小泥地上，很轻，轻到让人觉得有些迷惘。

燕巧环上我的手臂，“平澜，太静了。”

我依旧走着，“你没听到到处有虫子在叫？”





“不是。这个庭院里没有喜庆的热闹，你没感觉出来么？”

我静了一下，“我们只是外来人。”

“哦……”她没再说话。

许久，她忽然拽着我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想，六爷今晚会在谁那里过夜？”

我一呆，这个问题……

“都是洞房花烛夜呢！对谁都不公平啊。除非一起过夜。”

我大惊，呆了很久才咽下一口口水，然后猛敲燕巧的脑袋一记，“你的脑袋什么做的，怎么尽想这些东西？”

“人家哪有想什么？只是担心嘛！”

“担心！这种事轮得到你来担心？担心你自己吧！一个陪嫁小丫头，通常都是做做下人的事，你又那么蠢，小心哪天被一个坏心的管事给打死了。”

“啊！那怎么办，怎么办……”

第五章

修月她们成了夫人，然而我们三个终究也只是丫头，身份上的差别带来许多弱势，而这种弱势，就在第二天来临。

在虞靖处睡醒后，我们思索着找着东西吃。一打开门，刺眼的日光一时间照得我们都眯起了眼，只能瞧见远远走过来一个婀娜的身影。

“麻烦来了。”虞靖低声道，来人正是栖华。

“哟，三位好早啊。”清脆的声音带着十二分的得意与趾高气扬，让人看来非常不爽。

“啊，栖华姑娘。”我笑呵呵地上前打招呼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

“呵呵，三位的姐妹都成了夫人了，我原本以为三位也跟着要显贵了。可谁想六爷也是，居然让三位只沦于陪嫁，真是委屈了呢。呵呵呵呵……”

我一看虞靖脸色不对，连忙赶在前头说，“栖华姑娘这是哪里话。我们还不都是一个乡下小镇上来的土疙瘩么？修月她们是福气好，我们么，哪里说得上委屈？栖华姑娘抬举了。”

“敢情还有个识趣的？”她冷冷一笑，显然我们这样的低声下气并没让她

感到舒心。“既是陪嫁，就该有个下人的样子。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辰了，还在这里玩闹，都没个规矩了么？”

“是，是。栖华姑娘教训的是。”我一忍再忍，简直是忍人所不能忍。

“别仗着四位夫人就登鼻子上脸了，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，六爷是什么样的人物，这府里可容不得你们三个黄毛丫头撒野！”

“是，我们记下了。”我已经忍耐到极点，只能拼命低着头，不让她瞧见一脸的怨气，当然还得死命掐住虞靖的胳膊，她最是受不了这种气。

“好了，也不和你们多说了。你们三个都归在我手下，归我调度，我的规矩可容不得半点差错，否则……”

“我们记下了。”真是窝囊！

“现在，你们三个去劈柴。厨房后屋里的一堆柴，今晚不收拾完就别想吃饭睡觉。”她轻蔑地朝我们瞟了一眼，然后走人。

“受这种窝囊气，真不甘心！”虞靖愤愤地拍了下桌子。

到了厨房后屋，我困难地连吞了好几口口水。天！我们三个就是神功盖世，三天也劈不完那么多柴呀，那个栖华不是想累死我们，就是想饿死我们。

发了一炷香的呆后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捋起袖子准备干活。

那一天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劈柴上去。从来，从来没有这般无力过，那种任人宰割的滋味，让我忍不下却又不得不忍，连同虞靖的不甘，连同燕巧的委屈，我发狠似地将力气全用在斧子上。一根接一根，手上已扎入了木刺，我浑然不觉；虎口震得起了紫血泡，我视而不见。

或许这股狠劲吓到了燕巧，她放下斧子，凑到我身边，“平澜……你，你……”

“我什么我？干活！不然我们都别想吃饭！”我头也没抬。

“平澜……对不起。”虞靖蹲在我身边，垂着的头低得那么低，几乎看不见她的眼睛。她一向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呢，如今……

不是她的错，不是的。

“别说了……干活吧。我们已经饿了一个上午了，我有点想吃晚饭。”我声音低沉暗哑，有着自己都惊讶的哽咽。

“平澜……”燕巧浓浓的带着娇意的语音在耳边软软地呢喃，让人再硬的心都不由自主地变软。

“……谁也别想偷懒。干活！”我猛地抬起头，日头还是有些毒，晒得人





眼花。“看看什么时辰了？再过两个时辰就是晚饭的时间了，你们两个不想吃，我还想吃呢！”

虞靖笑了开来，拍拍我的肩，继续干活。

第一天，我们三个是真的劈了一整天的柴，没有休息，没有饭吃。中途当然还有栖华来冷嘲热讽几句，我们忍着，像头牛似的干着。我适时地表现出不堪折磨的苦相，用来满足观望者的愿望，但磨难还在继续。我开始明白当初为什么枕霞会对我们说这番话了，很显然，枕霞要比栖华看得明白得多。在这个地方，人要看得长远，栖华这样的人，如果不是有枕霞在一边罩着，她会活得很艰难。

我们首先要学会生存，要学会忍耐。让别人看到他们想看到的软弱，比别人了解你的强悍更有用。

由于我们的表现让栖华满意，于是第二天中午，我们终于吃到了饭。

然而到了晚上，我们实在撑不下去了，于是决定去厨房偷些食物来填填肚子。栖华是计算好的，这里离厨房有十万八千里。要去厨房，最近最为人少的路线都必须绕三排房子，穿过一个小院，据说还是禁区的庭院，然后才是厨房。这里的所谓后屋，只是柴房的备仓而已。

虞靖是个地理方位高手，走过的路，她都一清二楚。于是，她在地上划出地图，详细解说了一遍整个宅院的布局。最后抽签决定，我去。

我权衡了下是饿死好受一点，还是被抓住打死好一点，终于决定出马。在她二人必胜的祝福下，我成功地溜到前院。月亮很圆，如果同理可证，那么我的行动也会圆满。

至少目前的状况表明已胜利在望，我已到了最后一关，那个叫做“水纹苑”的禁区。只要不出意外，我会成功偷到食物，然后回去拯救那两个饿鬼。月光下，那个园子很静，有点让人心里毛毛的感觉，但却看不出有人会在的迹象。我猫着腰潜入，最后一刻，我知道我万不能掉以轻心，幸亏一厘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。

一直，我几乎是躲在灌木丛后小跑的。就在我几乎以为快穿过这个禁区时，背上被一记冰寒刺骨、类似刀剑的东西抵住了。

“你是谁？”如雪初融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地从身后传来，让我几乎腿软。

是六爷。好倒霉，为什么会是六爷！

“不说话？”声音里有浓浓的不以为然。

“六爷……”我的声音抖抖的，明白地表现出我的胆怯与不济事。我这样的人绝对成不了贼盗的。

许是六爷也明白了我的意思，“名字。”

“我，我，六爷，我下次绝对不敢再犯了，您，您饶我这一次吧。”

“你是那七个里头的人。”六爷说得很笃定，大概这里的人还没人敢这么和他讨价还价的吧？但既然知道了我的来历，为何还是用剑抵着我的背心呢？

“是。六爷明鉴。”我心里暗叹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六爷依旧清冷的声音听不出心绪。

“呃……去……”我犹豫着要不要说出口。

“你若敢在我的剑下撒谎，你就试试看。”六爷清淡的语气像在谈论天上的月亮，丝毫没有威胁的意味，但听在我的耳里却有一股寒意直涌心头，由抵着背后薄薄的衣衫的长剑透进来的寒意。

我努力地咽着口水，终于决定，豁出去了。“想去厨房吃饭……”

“那么晚了……你居然找得出这样的借口？”他不信。

我心底冷哼，不是谁都有那么好的命！“六爷以为这样的情况下我还能找得出更像样的借口？”这话很大胆，近乎不敬了。

果然，背后剑的寒意更甚，也更贴近肌肤。我不觉挺直了脊背，冷汗“噌噌”地开始冒出来，我后悔了，呜——不要杀我啊，我以后一定不敢再犯了。

“你这是大不敬。”冰寒的声音几乎是由剑尖上传来，直直敲入心底。

我的心重重一凛，神智也清醒不少。他是六爷，是可以主宰我们生死的人，我怎么可以这么意气之争。

“平澜知罪，请六爷处罚。”我的声音里放入了谦卑，显而易见的谦卑。

六爷听了此话，撤开长剑，“你记好了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，我是什么人。”

这句话后，背后逼人的寒意似乎消去了，我好久才敢回头，发现早没了六爷人影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好险，几乎就死在这里了。

我抬头望了望月亮，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土。也因为刚刚的莽撞，六爷居然没有问我私闯禁区的罪，真是不幸中的大幸！

想了想，我继续往厨房去。都走到这个地步了，再不进行到底，我都替自己不值。

回到后屋，立刻就有两匹狼扑向我。洗劫之后，她俩就坐在月光下开始

